

王海作品有一种逼近人心的震撼

陈忠实(中国作协副主席):王海是一位富于创造性、思维很活跃的作家。我读过他以前的两部长篇小说,他的几部作品文化背景都是咸阳这方历史文化蕴积深厚的土地,他敏锐地感知并书写生活在今天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精神和心理的鲜活形态。《天堂》曾被改编为话剧,我看过,有一种逼近心灵的撞击和震撼,进京展演,产生很大反响。近年王海把笔触又专注到走进城市的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描写他们各个不同的生活理想追求以及追求的艰难痛苦和迷茫,王海又展现出一片新的艺术景观。

《城市门》是对人灵魂深处的开掘和审判

贾平凹(陕西作协主席):王海这几年一直走纯文学的路子,他的几部作品大都以咸阳地域文化为创作背景,而且都是关注民主民生的社会问题。新作《城市门》描写失地农民进城后的生存状况,王海以其深沉的忧患意识记录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这一段历史,以尖锐的批判锋芒引发读者对这部书的关注,这种难得的创作态度是令人敬佩的。《城市门》的突破不仅是人物形象,而是对人的灵魂深处的开掘和审判,这是几年来不多见的一部好作品。

《城市门》使读者思考更多的东西

雷 涛(陕西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蒙专程来咸阳参加小说《城市门》研讨会,这不但是对王海个人创作的关心和扶持,也是对当下陕西文学发展繁荣的一个声援和保护。王海是我省作家群体里一位优秀人物,是一个实力派作家,我说他优秀有实力,是因为他不光多产,而且他的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在不断地征服读者。王海的《城市门》再次证明了他的文学创作潜力和思想艺术表现的深度。

《城市门》是陕西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畅广元(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这是一部批判意识很强的小说,他的批判很有理性,也很有文学色彩。就这个文本来讲,他把城市化和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写得相当深刻:朱理推倒德胜的门房,琴母亲被吓死,然后他写了琴不能回来,那种期待、悲怆的氛围,琴回来后那种带有控诉的痛哭,看到这里,我的眼睛湿了。张虎、清云和琴的感情,写出了高度的道德气量,他们恪守一种理性,一种情愫,把秦汉文化滋养的那种理性写得很深刻。德胜的那条地道很有寓意,很精彩。他为什么要建城市化的院子打地道,因为他对当下的这个社会不放心,他随时准备出逃,随时准备迎接灾难,这种深层的积聚心态不是偶然的,今天进城的新农民心里深处也都有这种感觉,这是王海了不起的艺术感觉。《城市门》是陕西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收获。

完全来自于王海的作品

我对咸阳的兴趣

□王 蒙

几年前,我读过王海的《天堂》,看的比较仔细,作品引起我很大的兴趣。那个时候,我就急着问王海,你下一步写什么?又过了几年,他给我讲过要写一部反映城市化的作品。《天堂》也好,《城市门》也好,他最引起我兴趣的是写得特别鲜活,让你觉得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正在发生。当然,小说是小说,不可能绝对是实录。但他让你信服,而且这里头有一种非常深厚的对这一片土地、对咸阳、对咸阳老百姓、尤其对咸阳农民的爱,让你看着就觉得王海本身就是咸阳土坷垃的一部分。他也有写城市方面的经验,但他写起农村来不隔,和农民之间不隔。咱们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各有其长短,我们有很多作家写过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付出的代价,而且写得非常优秀,非常好,例如张炜写了很多类似开发、城市化的作品,包括农民失去土地的悲哀,他都写过。但我觉得张炜是知识分子的写,有知识分子的味,或者有俄罗斯文学的味,那也非常可爱,也值得我们学习。但王海写的,好像真是从农民的炕头带着热气儿就出来了,我特别爱看,他真能引起我的兴趣。说句实话,我年岁越来越大,视力下降,听力今年降了80多个点,别人恭维我说,听力下降有可能长寿,因为你不爱听的想听也听不见了。有很多热情的年轻朋友把书拿给我看,我光给他们鞠躬,我未必有时间看,未必有视力去完成。我跟王海素不相识,完全是因为读他的书,能读出我的兴趣,读出我的乐儿。我对咸阳的兴趣完全来自于王海的作品,正如刚才有领导讲,王海写农民为城市化付出的代价,有的地方写得惨兮兮的。但为什么他的作品不给人一种特别负面的感觉呢?我认为根源在于他对民众、对农民的爱和理解,即使在一个极其悲惨的经历中,他有一种陕西当地农民健康的乐观幽默,幽默这个词是外来话,我不愿意用,我爱用“宝气”。昨天吃饭时,我说王海是咸阳一宝,我为什么对咸阳有这么大的兴趣,不读他的书,我对咸阳没有这么大的兴趣。市委书记说我们有地下的宝贝,还有地上的宝贝,王海是我们活着的宝贝。我说,你干脆就说他是个“活宝”。他说不是,不是那个意思。我说就是这个意思,“活宝”非常好,人生这么困难,这么寂寞,再没有几个“活宝”,人这一辈子几十年怎么撑下来,人民需要“活宝”,我看中国共产党也需要“活宝”。他写的那些经历当中,好的经历,坏的经历,两口子 的经历,偷情的经历,都带着几分“宝气”。这几分“宝气”,觉得很咸阳这边,陕西这边,你从一个方面看非常朴素,有的地方还很幼稚,有的地方还犯点错误,从另一个方面看他却很时尚,陕西是全国最时尚的地方之一,我早就有这个印象,我在陕西电视台看街舞、霹雳舞,那个时候好的地方没有,我要看霹雳舞就只能看陕西电视台,陕西绝对是一个最时尚的地方。我说句话,希望不得罪他们,陕西最质朴的地方,也是最狡猾的地方,绝对有一种“狡黠”(不一定是恶意)。一个人为自己谋点福利,完全是合法的,但你要伤害了别人不好,起码伤害别人。他有点小狡猾,给自己谋点福利(高建群讲话:中国最狡猾的是农民,农民最狡猾的是陕西农民,陕西农民最狡猾的是几位著名农民)。这地方毕竟是秦地,有一次在一个场合,社科院的何西来,他是陕西人,作家张炜是山东人,他是山东的作协主席,写了一部40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获得茅盾文学奖。我们一起吃饭,在青岛,青岛是齐国,张炜说:齐国人从小吃鱼,脑子非常好使,所以,秦国灭六国时,老是灭了齐国。何西来说:你说来说去,齐国人这么聪明,到底是齐国灭了秦国还是秦国灭了齐国?引得我们大笑。秦人的精明,他的时尚,他的淳朴,他的小九九,他的热情,他的那个骚情劲儿,王海写得太活了。但我还是希望王海创作再有所提高,你那部书都是这个味道也不行,你必须突破自己。我希望你扩大自己文学的视野和见识,深化思考,再上一个新台阶。有几部长篇写的不错就给自己出了难题,你再写和以前的几个一样的就不行了,读者要求你写的更好。

从“农民”到“市民”的探索

几年来,陕西作家王海固守着他的五陵原,以他的生花妙笔演绎着咸阳五陵原的大悲大喜、大哀大乐。他的作品充满民族的忧患意识,以深沉的批判锋芒引发读者的关注。他的小说《天堂》多次再版并改编为话剧《钟声远去》。

近期,专家学者共同研讨他的小说新作《城市门》。专家们认为《城市门》描写的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关注的失地农民进城后的生存状态,重新审视并考量了那段历史,是一部直抵人们道德良知的作品。

《城市门》就是“为民立命”的心声

常智奇(陕西文学院院长):王海的作品《城市门》是一部敢于正视现实的好小说,以一个作家的正义感和责任感,站在中国城市化建设的疾风暴雨中,表现农民失去土地的过程中心灵的阵痛,情感的失落,精神的迷茫和无助。这是一部在中国农村历史的转型期,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怀着深深的同情和悲悯,为中国当代农民的生存和前途而呼喊的作品。尽管《城市门》还存有一些技术问题,但瑕不掩玉,《城市门》仍不失为一部有战略、有气魄、有勇气、敢批判的好作品。

我们不能死在现实主义一棵树上

杨乐生(西北大学教授):王海的艺术胆魄很锐利,写德胜老汉在城里自家院子挖地道,尽管有人说有点生硬,但这种生硬才是最出彩的。尽管他有荒诞性,荒谬性,这种描写就指向我们生存的荒诞性和荒谬性。有人觉得他有违现实主义,我觉得假如那样你不值得一驳,我们不能死在现实主义一棵树上,到了艺术创作的一天,我们还老谈什么主义,好的作品一般不太容易用一个主义来概括。《白鹿原》有价值,恐怕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它不是纯粹的或者观念经典的传统东西,它有突破,有出格的地方,这叫超越。在这一点上,我不但看重王海今天的《城市门》,还希望王海在创作上走得更远一些。

王海写出了变革的“乱码现象”

刘炜平(教授、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城市门》里在城市门口徘徊的是鲁班的子孙,白嘉轩的子孙,陈奂生的子孙

们,从这一点上讲,他们告别了一种生活状态,告别了一种令他们和我们都不满意的生活状态,但他们并没有走入令他们和我们满意的另一种生活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海写出了变革的“乱码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他写《城市门》像《白鹿原》那样撒开来写,这是值得赞赏的。这部小说写出了走入城市的乡村社会群体,他们文化生态的乱码,在《城市门》里得到了相当甚至血淋淋的解读,这是作家的质疑和叩问,也是我们的质疑和叩问。

陕西文学界一部有份量的作品

冯希哲(教授、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海的作品非常真实,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写出了农民被迫走向城市化的艰难历程和生存的悲哀。在陕军作家集结出征的“西风烈”中,《城市门》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部作品,感谢王海给文坛贡献了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这是近年来陕西文学界一部有分量的作品。

一部让人精神无限增殖的佳作

杨生博(教授、咸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院长):真正成功的文学作品,就是给读者以人生经历的浴火体验,给读者的生命内涵以心灵的奇遇,给读者以精神的无限增殖。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海的《城市门》是当代小说界近年来难得的一部佳作。

德胜这个人物有尊严,砸了张旗寨的黑虎鼓而终生“遗憾”;德胜这个人物有荣誉,面对搬迁,有失去土地会不会变成让人“笑话的猴子”的忧患;德胜这个人物敢作敢为,面对无理的野蛮拆迁,他谴责对方“共产党有你这样的干部

文化裂变的阵痛

□雷 达

场交易就好比是15世纪英国“羊吃人”的事件。因此影响了征地活动而被公安局抓走了,回来后疯了。琴与工人李闯的婚姻本来顺理成章,结果琴在大婚时逃了。张虎不能成为丈夫,疯了的话是琴的次选,因为吴运是维护村民利益受挫而疯去的,然而世俗心态不允许,再次证明琴的爱情是作者深埋的一种文化与精神崇拜的意象。琴和张虎约会时,曾要求张虎带她到咸阳“五陵原”看看,她说了很多迷恋这块土地的话,更证明了琴的情爱影幻。这些设计都不是不露声色的。

另一组人物是两个鼓手张大和德胜,他们载负了作家对传统人格的文化想象。这两个地道的农民,依恋土地的情结被写到了极致,命运的结局呈现出不同的悲壮。张大这个旧时“地主”因“龙爪宝地”从此消沉抑郁而死;而德胜为失去土地充满担忧,于是打着赔偿的旗号成了钉子户,他头顶宪法阻止拆迁,领着乡亲到政府静坐,怒打了县长外甥。情绪层层推进,场面颇为震荡。当他捆着铺盖卷准备坐牢时,等来了县委书记,说出了农民失地后的危机,而后自动撤离,为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让步……德胜大义凛然,仗义疏财,为民众命的文化品格得到升华。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典型化,能更有力地感染读者,给读者留下抹不去的记忆。进城后德

胜的担忧出现了:村民黑花眼有钱男人走了;青青被朱理弄大了肚子;张伍当了黑社会的头子;做买卖的人血本无归;本分的人受二毛子欺负,村民们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德胜感觉到了极度的不安全,雇人在后院挖了个不为人所知的地道。作者在此埋了一个大伏笔,大意象。吴运在空荡的街头上疯喊:羊吃人……

这是作者最见功力的一笔,也是整个作品铺设的一个忧患意象,到底是什么病作者没交待,也许是时代病吧?琴和张虎是否是希望的迹象?他们能否通过德胜的“地道”逃亡却也是未知。作品艺术地深埋了思想,又以深刻的思想直抵社会的病根。作者对失地农民的精神去向与生存困境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书写了人性扭曲,道德失范,心灵迷惘。“龙爪宝地”没有了,“秦汉战鼓”虽然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了省城艺术团,可德胜说鼓是“敲”出来的不是“演”出来的,庄子曰:“技进乎艺,艺近乎道”,而现时代却是:一切“艺”都成了“技”,“道”已被世人推上了祭坛!大众文化只剩下了残骸,一切文化又成了商业所利用的品牌彻底成为商品,文化是世人分食的最后一块蛋糕,渗透在民间的文化品格,在这个时代与心灵、感情、精神彻底剥离。身居高楼心灵却在流浪,这是作品中的感伤曲。作品的乡村风情也表现得相当充分,显示了作者对生活之深入,尤其是为当地秦汉历史背景下的乡土文化唱出了一曲挽歌,显示出作家极大的赎救愿望。且无直面社会矛盾的勇气,独具社会批判的高度。作品很耐读,字面背后的意味不少,我以为是值得推荐的。

克制而令人同情,同时又将读者置于道义选择的尴尬境地。这是作者创造的一则爱的神话,是人的情感和生命的现实,又超越了现实和世俗的观念。难得的是作者并没有因为同情琴而丑化张虎发妻清云,她有着病西施式的美丽,又有着感觉到危险的超常敏锐和以德报怨的精明。她内心充满恐惧,表面又彬彬有礼始终未对心目中的情敌公开发难,这使她和琴都成为了受难的女神。人性的深度与心理的深度,情感的执著与两难,脉脉温情下的背叛与对抗,这是当代乡村小说中罕见的浪漫风景。难得的是这场发生在几个可尊敬的人物之间的爱情故事,自始至终都恰如其分地镶嵌于旧的乡村解体、乡村人身份转化的丑陋而无余的世俗风景之中,既与它的进展密切相关,又保留着与世俗生活的距离,让人在领略情感的复杂与精神的美丽

的同时,又感受着它的某些颓废或病态的本质。这是否也是现代化生活中人性和人的心理情感、行为的变异?

新城市人德胜老汉,在老伴去世后,对丧偶寡居的翠英的追求,带有为年轻时候情感挫折寻求补偿和旧梦重续的意义。他的追求方式是那样独特而勇敢,决心是那样坚定,然而,在遭到晚辈的始料不及的奚落后,翠英却退缩了,她终究是一个传统、保守的老女人。相比之下,铁锤与豆腐冤点点的爱情,则是那样美好而完美。可见《城市门》对新城市人的生存状况,并不都是悲观的,它包含着旧生活方式的终结,旧的乡村生活秩序的解体和新生活方式的开始,失去土地以后,新生活秩序建立的进步因素;这里有转型之痛苦,又有离开土地后人的心灵和思想的解放。在封村逃亡的寓言式警示之中,这些温馨浪漫的男女故事,似乎又表现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不能认为这是为政府的失责失信开脱,只能说这里或者是现实生活逻辑与思维情感的矛盾,或者说生活以自己的逻辑给悲观的思想,暗示了一条乐观的出路。这是现实主义主义的胜利。既然带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性质的血腥的英国的圈地运动,都没有使失地的农民灭绝,有了定居之所的张旗寨、掌旗寨等新城市人出于生存的本能,也会自己开拓出一条生活的新路。王海和我们只是希望有关方面设身处地、尽职尽责,为减少新城市人的痛苦做些努力。

从《老农》《人犯》到《天堂》,王海的长篇小说都有一种沈从文式的乡土风情画的特质。所不同的是沈从文笔下的是他记式镜像中的乡土,展示的是其温善、自然、美好的一面,而王海笔下的乡土除了童年、少年记忆的印象之外,还有个人经历中时世变迁、经济政治运动频繁,对传统乡村秩序、伦理道德、乃至文化血缘的严重破坏,所以,他的小说常常承担了文化拯救的善良愿望。帝王陵墓和形成于秦汉征战的锣鼓,是王海生命中始终挥之不去的传统和历史的巨大缩影,他的前几部小说重点写了坟和陵对乡村现代生活的影响,挖掘着传统的现代价值。而《城市门》则表现了秦汉战鼓及其传人在城市化、现代化中的命运。在世俗人眼中农民变身为新城市人的喜剧的终点,却是他思考的起点。新城市人怎样生存?秦汉战鼓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是否会成为以营利为目的的旅游文化、娱乐文化的怪味佐料?

在《城市门》中,王海不仅发现和塑造着与秦汉战鼓相关的乡风民俗的历史文化意义,而且将欲望层面的似乎古老的乡村风情,置于时代特色鲜明的时代大背景下面,以不同年龄层次人的爱情,传达出变革时代的乡村生活信息。琴与有妇之夫张虎的爱情,经历了双方都不愿公开承认的暗恋、压抑,以琴与张虎之妻结为干姊妹而维持了乡村伦理的体面;琴在父母安排的新婚之夜出逃的分离,更使她意识到这种爱的难以舍弃和刻骨铭心;村子的拆迁事故,母亲的死,使她决心以个人牺牲的决心,成全可怜的小学校师吴运,然而哥哥大笨的干预,终使她的解脱策划半途而废;在一切的理性努力失败之后,她终于放纵了自己的情欲,甘愿成为张虎的婚外情人。这里揭示的是欲望情感的非理性本质,又是人生的两难困境。琴因爱的执著和纯粹而显示出其心灵世界的美丽,又因其对欲望的压抑

现代化进程中的沉思和浪漫

□李 星

这是一部地域风情色彩浓厚,诗情画意,叙述清新流畅,人物形象独特生动,好读且耐读的乡村题材长篇小说。然而,它的意义却不止于民俗和乡土风情,而是社会转型期,乡村传统文化和被迫改变了社会角色的农民兄弟生存的尴尬和所经受的心灵痛苦,是作者对在快速前进的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政府行为之的思考和尖锐质疑。

《城市门》以张大、张虎父亲和德胜、大笨父子两个家族,四个人为小说叙事中心,是别有深意的。首先,两个家族都自称是秦汉战鼓的嫡系传人,他们多年来的关系是竞争的关系,并出现过德胜砸对方黑虎神鼓,张大砸德胜家的历史恩怨。在小说开始展示的一次场面浩大,气势磅礴的赛鼓中,张旗寨取胜。掌旗寨输在其村长大笨的自大、保守、自私、目光短浅,张旗寨赢在村长张虎的图新求变,目光远大和其人格的魅力。在决定两个村子未来命运的拆迁中,这四个人表面上处于同一战线,为争取村民利益而努力。但很快分野就出来了,张大因预见失地农民命运以忧郁而终,大笨却被迫拆迁组长收买,做了村民的“叛徒”。而有着外甥县长背景的德胜却成了“钉子户”,不过这个“钉子户”争的不是纯粹的个人利益,而是宪法的权威、政府的诚信和对这些失去土地的村民所应承担的责任。即使在县委书记上门道歉之后,他仍然不打开掘扎好的坐牢用品的执著、倔强,说明他深知自己行为的意义和牺牲的决心。在一片歌舞升平的太平年月,他却预见到村子将出现的危险,雇人打了一条通向村外的地道,表现出一个农村老者居安思危的哲人本色。但因百姓所依赖的一级政府的失信,社会的急功近利,而造成人道失序,瘟疫流行,天道示厄,小说从始至终所表现的忧虑、不安和危机感凝聚为一则警世的寓言,既有对盲目文明发展的警告,也包含了对自强不息及延续了几千年的华夏文明精神的新希